



費啟宇

民國50年9月13日

江蘇淮安

學歷／文化大學植物系

經歷／港都文藝學會理事長

現職／高市道明中學生物教師

作品／小說集：「什麼，你拿了我的頭顱骨」、

「通往天堂的路」

散文集：「想我當兵的日子」

賣書記

綿綿的細雨，打在鐵皮殼的屋頂上，一陣陣滴答滴答的聲響，倒挺煩人的啊！

莊卜皺著眉頭，隔著紗窗看出去，老天像一塊殘布一樣，總擺著一副陰霾的斂容。他如果天氣不好轉的話，那麼今晚擺夜市的生意恐怕又要泡湯了。這一連好幾天的梅雨，已有好一陣子了，倘若天氣不再放晴，對於信子她們母子的生活安家費而言，無異是雪上加霜，一想到這裡，莊卜內心不自覺起了冷顫。

「莊卜——，莊卜——，你快過來看，添俊的額頭好燙。」房間裡傳來信子高尖的叫聲。

莊卜聽到信子的叫聲，立刻跑到房間，只見信子散亂的頭髮半遮住臉，兩眼茫然看著手上的體溫計。莊卜接過體溫計，一看添俊的體溫已高達三十九度半，嚇得後頸直冒著一股不祥的灼熱燒燙。

「添俊發高烧了，怎麼辦？你看看家裡竟然沒有錢帶他去看病，難道這是作父親的責任嗎？」信子睜大眼睛珠子詰問。

「……」莊卜沉默著，沒有答話。

「你說話啊！」信子更加睜大眼珠子追問。

「信子，妳也知道，這幾天一直在下雨，夜市沒辦法擺攤子，我也很著急，只要天候好轉起來，我一定會多賺一些錢回來。」

莊卜說完，緊咬下唇，露出愧咎的表情。

「可是，現在添俊生病了，病得不輕，非要等到你賺到錢才能送他到醫院求診嗎？沒有錢，難道不會想法子向親朋好友借嗎？」信子板著鐵青、凝重的臉孔，開始咆哮叫著。

「信子，妳也知道我的個性，即使餓了，也不會低頭伸手向朋友借貸。尤其這幾年來，是我一生中窮困潦倒的時候，爲了堅持自己的理想，白天只要有空，抓到筆就一直寫作，爲了餬口，晚上就到夜市賣些書、香爐、翡翠、中國結之類的東西，賺點蠅頭小利。只是遺憾，沒有得過文學獎，不過，只要我得到大報社的文學獎，一旦出了名，自然就有出版社來拜訪，到時候就可以揚眉吐氣，靠版稅過活。」

莊卜一提到文學獎，整个人眉飛色舞起來，彷彿手上已經握住文學獎獎座，在發表得獎感言。

「文學獎，什麼文學獎？都是那個鬼玩意害了你，你看看，家裡的牆角，堆的都是你一本本被報社副刊刊載過的剪貼簿，或者被退稿的稿件，這些東西可以用一牛車來載，這個年代誰會出版這些作品，你別痴人說夢話，快醒醒吧！」

信子激動地說著，然後走到牆角，蹲下，撿起幾本泛黃的剪貼簿，朝莊卜方向丟了過來，大喊：

「更何況現在需要的是錢，沒錢怎麼看病，等你真的拿到文學獎，有了獎金，也遠水救不了近火。」

「信子，妳不要亂來啊！那可是我的心血結晶啊！」

莊卜想要作勢阻止，但飛舞在半空中散落的夾頁卻打在臉上。

「這些作品的字跡已經模糊難辨，你還指望它們出版，拿來包油條還嫌髒呢？」信子發出歇斯底里的喘息聲，用手撥弄已覆蓋臉孔的長髮說著。

「信子，怎麼連妳也對我沒信心，竟然還說拿它們去包油條，這簡直是侮辱文人，不重視文學嘛！別人對我嘲弄，我還可以接受，可是妳是我最後的希望卻也……」莊卜蹲下去撿拾地上散落的稿子，沙啞地說著。

信子彷彿沒聽進去，反而抱起一大堆莊卜嘔心瀝血構成的作品，露出猙獰的獠牙，吼著：

「我要把這些東西燒了。」

「不要，不要，妳會毀了我，那是我的生命，妳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！」

莊卜放下手邊凌亂的稿件，站了起來，張開手臂，擋住信子。信子被阻撓，氣得將手上的作品，一古腦兒朝半空中拋去，熱淚也撲簌簌地流下。

「你去愛這些冰冷的稿件吧！添俊，我會帶他去看醫生，沒錢看醫生，我回娘家拿，不用你操心，哼！你這硬頸作風，會害了你，我走了，請多保重。」

信子抱起添俊，取出一條毯子加蓋在他身上，然後揩擦淚水，撐起一把雨傘，逕自朝門外走去。莊卜也跟著蹙退門口想作勢阻止，卻被信子頂開，但他深覺內心愧咎，所以並沒有追出去，只好一個人對著門外仰望天空沉思起來。等到思緒恢復，關上門走向客廳，再次向窗外探看，濕黏黏的雨，佈滿愁網，令人迷惘困惑。轉身回頭，朝著沙發坐下，整個手掌蓋住臉孔搓揉著，然後用右手支托下巴，吸了兩口冷空氣，便伸手去取茶几上的煙盒，將香煙叼在嘴上，點火，深吸兩口，從口中吐出迷濛的煙霧，不久，煙霧瀰漫週遭，口裡喃喃地說：

「妳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。」

往事如雲煙般地飄渺，彷彿昨天才發生過般地清晰，一幕幕從腦海襲了上來。

記得退伍後，莊卜便以社會的新鮮人自居，期待一個嶄新的開始，似乎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於是他決定要找一份有意義的工作，攤開報紙，無論從上而下，或者由左而右看去，裡面的求職欄，不外乎要找一些學有專長的從業人員，而自己的履歷表所填的卻是高中學歷，找來找去，只有送貨小弟、服務生、警衛、拉保險、房屋、汽車仲介和直銷等工作，不要求學歷，然而面對這些琳瑯滿目、五花八門的服務業，他覺得沒有文化使命感，以及缺乏勞工意識的關懷，基於對人文關心的想法作祟，還是決定走上創作這條不歸路。「在台灣若從事專業作家的人，會餓

死的啦。」這一句話是頗負盛名的資深作家葉老的名言。不過，莊卜心想也許時代不同了，葉老在那個物質匱乏，人民只關心肚子有沒有飯吃的問題時代，畢竟也都走過從前了，況且葉老雖然過著春風舞衣袖，獨享天上明月、江山清風的哈哈日子，但是現在他的作品，已在各大名校引起很大迴響，那些專門在研究台灣文學史教授，都首推一指，並撰文說葉老的文風，仍保留時代的記錄，實屬可貴。莊卜過去曾登門拜訪葉老，向他請益寫作的方針和技巧，記得那次他在葉老面前坐得腰身挺直，不敢怠慢，一副恭敬模樣。

「我只是爬格子動物而已，懂得螞蟻哲學，自己在創作的路途摸索，不敢奢想成爲台灣文學的巨擘。不過，你有志當作家，也十分可喜，然而身爲台灣的作家，應擔當文學重擔，走上這條不歸路，肩頭是何等沈重啊！」葉老一手拿著煙，吸了兩口，悠悠地訴說著。

「老師，你太謙虛，對於台灣文學的貢獻，您不作第二人想。」

「沒有，沒有，你言過其實了，不過，莊卜，你很有文才，我看過你的作品，創作力又旺，如果好好地寫，將來是一顆不可多得的明日之星。唉！文壇上有些出名的作家，爲了現實問題，一旦稍有名氣之後，就從政競選，有人改行做其他事業，太多人經不起挫折，便從此不寫了，十分可惜。」葉老幫莊卜沏了壺茶，將茶水倒在杯子，憂鬱的眼珠子，似乎看過太多的人事，不禁喟嘆起來。

莊卜每次想到葉老對他的鼓勵，便產生很大的動力，尤其是那句「處在這功利時代，只要是

關懷人性的作品，將來一定仍有作為。」對他影響很大，現在，回溯起葉老的那些話，乾脆就先從推銷和送報紙做起吧！至少可以從多看報紙，充實寫作題材下手啊！於是他開始做起推銷員。推銷報紙，一份報紙一個月才賺幾百元，往往按門鈴登門拜訪，常被顧客回拒，特別是看人家不悅的臉色，猶如睡在臉上的乾沫，久久無法釋懷。不久，他換了工作，擔任一家倉庫管理員，心想這種工作可以躲在倉庫裡讀書、寫作，何樂而不為，但是那位吊斜眼、暴牙的領班，每次看到莊卜利用空間在看書，總會擺出一副頤指氣使的模樣，會大叫：

「莊卜，你在幹什麼，還不去幫忙卸裝罐頭，竟在這裡偷懶、當心我告訴經理，炒你魷魚。」

莊卜被逮個正著，也無話可說，乖乖去卸貨。那千百種紙箱的罐頭，只要一搬完，整個人就累得癱倒在椅子上，更不用說還有時間看書、寫作。有時候，在清靜的空檔，莊卜不禁捫心自問，畢竟自己仍是個堂堂的讀書人，何必跟這個不懂體面的領班計較。

「唉！，一切都是運氣不佳，沒有考上大學，當年就是對自己期許高，沒有去考三專，要不然考個國立藝專編導科、世新專校廣電科，也沒問題，畢業後幹個編劇或導演也不差。」

莊卜一想到這裡，既懊惱又遺憾，但現在後悔已經來不及了，一切都得向前看，不要想太多，否則自尋煩惱。經過一陣內心掙扎，索性換個工作吧！再買份報紙，找找看還有什麼工作可做，手指頭一劃，有了！推銷英日文書籍，嗯！時間比較有彈性，又有底薪保障。於是他應徵接

受這個工作，帶著幾份圖書目錄，硬著頭皮逐一拜訪各大銀行的主管，或者跑遍各大校，找圖書館採購人員洽談。往往推銷一份雜誌成交後，必須由這些機關、學校按層層簽呈上去，直到最高單位負責人的簽字蓋章才算數。幾天後，他把帳單送去該單位，交給會計人員，等待他們的通知後，再去收支票，繳回公司，才算交易完成。月底時，再由公司查出總推銷量有多少，算出薪水和佣金，才是自己的所得，一想到這裡，莊卜不禁對自己說。

「想當年，陶淵明不為屈膝迎逢長官，不為五斗米折腰，丟卸官職而逃，而我卻——唉——，難道我真的要這樣過一生嗎？」

「對於文學的創作與執著，我不能就因此而灰心，一定要堅持下去！」

有一天，他大概是工作太累了，一回到家，便不由分說，立刻跳到床舖，倒頭就睡，睡得很沉。突然他被夢裡的情境驚醒，在半夢半醒之間，他用力捏著盜汗的雙頰，試試自己是否還「活著」，如果真的死了，也好，從此也了無牽掛，一了百了，文學大夢，也就跟著查消無踪，也就不必擔負重責。事實上，他只怕有一天，突然消失於地球時，總希望在發生這件事前，先將自己的情感記錄在紙上，甚至在書本裡。等真正百年到來，已坦然面對毫無畏懼。「可是現在沒有人了解我，又沒有知名度，怎麼使文章成為千秋之大業呢？想想那些古今中外偉大的作家、畫家、藝術家在生前並不引起世人的注意，但等到百年後，才被人肯定，我想還是眼光放遠一點吧，就當這個年代，我的讀者還沒有來吧！」一想到這裡，莊卜整個人精神大振，叫了一聲不行！我

不能消極，在還沒有寫出「偉大」作品前，是不能留下空白的記錄，可是……，現在的工作，並沒有那樣適合自己志趣，但日子總是要過啊！怎麼辦？他愈想愈焦慮，躺在床上冷汗直流，瞬間，思緒跌入谷底，處在萬念俱灰的心悸時，突然電話傳來：

「鈴——鈴——」的響聲。

「喂，是卜弟嗎？我是大哥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我們家裡的山上，有一所叫「高銘」的小學，那裡正缺一名代課老師，我已經向校長提到你，說你很適合教書，校長聽完很高興，請你大後天去那裡找他談談。」

「好……好，謝謝大哥你告訴我這消息。我會好好把握這個機會。」

一聽到話筒裡，傳來的好消息，莊卜樂不可支，馬上從床舖跳起來，整晚興奮得睡不著覺。翌日，醒來，立即向公司遞上辭呈，收拾簡單的行囊，便南下回到自己的家鄉。經由大哥的安排，通過校長的嚴格面試，果然如願以償成爲代課教師。在正式報到前，他行囊裝滿稿紙和筆，準備在這世外桃源的山上小鎮，以閉關不問世俗的心情，好好寫出作品。來到山上，租了間優雅的房子，窗口眺望遠山，有時飄渺的雲霧從山谷嬈嬈升起，如夢如幻，宛若人間仙境。莊卜白天在學校認真教書，和山地小朋友打成一片其樂融融。這是一所沒有圍籬的學校，整座校園是由紅檜、柳杉、雲杉組成的林相，觸目可及的是高聳入雲的大樹，一個人徜徉在這湖光山色的美景，久而久之，正可洗滌塵俗煩瑣和疲憊的身心。有時候寫累了，想尋找一些靈感，便獨自散步在山

間，沿途欣賞怒放的山櫻、杜鵑、山茶花這些花朵，與蓊鬱參天的古木陪襯，煞是動人。

在離群索居的兩年，莊卜在課餘之暇，最佳的娛樂還是寫作，然而從報社退稿，慘遭滑鐵盧的記錄，早已不勝枚舉，但他並不因此而灰心洩氣，反而繼續創作下去，相信還是考驗自己毅力和鍛鍊文筆的最佳契機，將來愈寫愈進步，終有一天，會有出版商前來登門造訪，他是如此告訴自己。

「大哥，我昨天投了S報的稿，如果有刊載出來，麻煩你通知我，並幫我剪貼收集，另外C報的文學獎也投了，大概明年二月會公佈，也順便留意一下，我這裡的報紙太少……」莊卜在電話一端，仍熱切向大哥提醒。

「卜弟，放心好了，大哥會幫你留意的。」話筒裡傳來大哥關懷的話語。

兩年的聘期到了，那個「老師缺」，已有正式老師遞補。莊卜心想創作總不能在山上閉門造車，無中生有，既然練一身葵花寶典的武功，再不下山，找人較量的話，還不知功力如何，於是遞上辭呈，拎著兩大箱的稿件，在兩旁師生的熱淚與擁簇列隊歡送下，他搭上離別的客運，正式告別這山居的年代，回到都市。休息幾天，莊卜決定自告奮勇跑到一家名叫「共創」的出版社毛遂自薦自己的作品，幾天後，仍然沒有出版社的回音，他覺得奇怪逕自前往探查原因。

「我看了你的作品，發現很多都是間接的皮相經驗，不夠深入，缺乏打動人心真實感。」出版社的李老闆，坐在長桌的一端，邊說邊翻動稿件，一一指出缺點，停了一會兒又說：

「有些作品過份荒謬和離奇，有刻意安排，不十分自然，若干篇創作不夠嚴謹。」

「這個，我會改進的。」莊卜正襟危坐，恭敬回答，又說：

「請李老闆多提拔！幫忙出版。」

「你的作品不合乎年輕人的口味，缺乏趣味、浪漫，又沒有什麼知名度，不太適合本出版社風格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話，我可以幫你找同性質的出版社幫忙出版。」

李老闆推推眼鏡，露出愛莫能助的表情，又說：

「莊先生，你的作品已經不合乎這個時代潮流了，現代的年輕人已不看這些東西了，你應該到各大書局，看看排行榜流行什麼。」

「我是我，有自己的風格，才不同他們隨波逐流。」莊卜義正嚴詞說著。

「莊先生，你翻開副刊看看，現在流行的走向，是「短、小、輕、薄」的作品，工業社會每個人忙得很，誰有時間看你長篇大論的，再說流行的趨勢已偏向言情浪漫的小說、冷嘲熱諷的政治評論、軍中鬼話，或者什麼大談股票、理財、命理之學的書籍，這種書才會受到讀者歡迎，才有賣點。」李老闆神采飛揚、口若懸河地說著。

「可是有些暢銷書強調變態、畸戀、男歡女愛的感官刺激，反映現代人冷漠、叛離的人生，會引導社會走向錯誤的示範。」

「這個我不管，只要有錢賺，什麼樣再爛的書，我也會捧！」

「李老闆，你將文學當作什麼？這簡直是劣幣驅逐良幣，把純文學的人性作品，趕到冰冷的角隅。」

「我不跟你說了，你根本不懂行銷與時代趨向，台灣的商業文化，只要有錢賺，大家拚命一窩蜂往那裡鑽，我以前就是太迷信純文學作品，結果差點兒破產，幸好我眼明手快，見風轉舵，趕快推出言情小說、消遣小品、廁所文學、明星口述那些鬼扯蛋的東西，嘿！嘿！居然讓我起死回生，賣得滿堂采，大發利市，簡直就是我的衣食父母，至於純文學作品打死我也不會再出，台灣這個社會啊，沒有捧，還是不行的啊！」李老闆說完，從口「呵呸」吐了一口痰，將痰吐對準垃圾筒。

「可是，身為文化工作者，我們要有文學使命感！」莊卜想據理力爭他的觀點。

「什麼文學使命感，你看看某大專業作家曾拿過小說文學獎，還不是爲了生活，在賣飲水機、拉保險，有些詩人賣首飾、項鍊的，太多的文人，爲了生活，還不是跟你一樣過得哈哈的，別傻了，哼！換換口味吧！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莊卜氣得說不上話來，抱起桌上的稿件，拉起門把，頭也不回走了。

莊卜夾抱胸前一大堆的稿件走出來後，只見眼前一片眩黑，來往的車潮，如此熱絡，真不知何去何從，不過，他相信天下之大，一定有千里馬遇伯樂的知遇。莊卜並不死心，仍是一家換一家地找，那些出版商，一看他是沒沒無籍的小伙子，也沒得過什麼文學獎，一聽又是票房毒藥的

純文學作品，簡直是不叫好又不叫座，紛紛打退堂鼓，向他說聲抱歉。在萬念俱灰的情況下，他來到大哥家裡，洩氣般地向大哥說明目前的困境，大哥聽完，便說：

「卜弟，既然人家不出版，那我看看你就自己出版好了，我上個月標下一個會，手頭上大概有三十多萬，你就先拿去用，這三十多萬大概可以出幾千本書吧！」大哥殷切望著他說。

「大哥，怎麼好意思再麻煩你，我自己會想辦法的。」

「年輕人剛出來創業難免有些困難，既然你有理想，做大哥的何不成全你，就算是借貸好了，等以後有盈餘再還，還不是一樣嗎？」

「這……」莊卜聽了，鼻子一陣酸澀，眼眶發紅。

「男子漢大丈夫，別婆婆媽媽，都是自家人，大哥也不怕你跑了。」

幾天後，莊卜拿到錢，便積極進行申請出版社的事項，另外也開始找印刷廠，負責打字和製版。經過兩個月，他的兩本處女作的小说，終於投胎問世。在資金短絀的情況下，莊卜不敢在各報章、雜誌刊登顯目廣告，僅在一小報的分類廣告中刊登一段不起眼的介紹，若一般人沒有注意到話，根本是找不到的廣告，連續刊了一個星期，居然只賣出十本，看到這種「業績」，真是懊惱極了。有一天，剛好看到有某書局在大賣場上，舉辦一個名叫「全國優良圖書大展」的活動，於是他自告奮勇向承辦單位租了一個攤位，準備大張旗鼓，進軍市場，迎向一個奏捷的未來。在擺攤的頭三天，攤位上只要有顧客翻閱，內心真是欣喜不已，無奈他們看一看，翻一翻看

不是知名作家，便又逛到別處去了。可憐自己的攤位簡直門可羅雀，倒是別人的攤位門庭若市，圍滿了許多人，看得他又嫉又恨，恨得牙癢癢的。

「生意好嗎？」大哥帶了便當和水果，大老遠跑來看他問道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莊卜搖搖頭，沒有說話。

「沒關係，凡事創業維艱，不必心急，俗語說，『萬事起頭難』，忍耐點！」

大哥拍拍他的肩膀，寒暄幾句後走了。

「我書內的文章，可都曾在報紙副刊發表過的。」

莊卜喃喃自語地說著，心想難道嚴肅文學真的就沒有人欣賞嗎？對於這疑惑，他一直思索著。

「這本書你喜歡嗎？」

有位穿著高中制服的男孩，站在書攤前，十分專注閱讀他的小說，莊卜關切問著。

「嗯！這本書寫得真的不錯。」那男孩點頭回答。

「哦！」莊卜很驚訝有人會如此稱讚，露出一副不可思議的表情。

「可惜，我錢沒帶那麼多。」男孩堆著山高的眉頭說。

「既然，你是第一個喜歡這本書的人，就送給你好了」

「真的嗎？你說我可以擁有這本書？」男孩露出欣喜的眼神。

「沒錯，以書會友，這是人生一大樂事，既然書印出來，就是要給人家看，送給你，當是結緣吧！」

「不算錢，你不是生意會虧本？」

「不會的，這本書是我寫的，請多指教。」

「你是作家？我和姊姊很崇拜作家，她平常有空也寫寫文章投稿，可惜今天沒有來。」

「不敢當，哪裡！哪裡！你說你姊姊也喜歡寫作。」

「嘻——，她喜歡塗鴉，作品不登大雅之堂，咦？能不能請您幫我簽個名？」

「好，沒問題，你叫——」莊卜取出一隻筆，在小說前頁謹慎題字。

「姜智彬，你看我衣服的胸前有繡名字。」

「姜——智——彬，好了。」

「你人真好，謝謝你的書，改天我會叫姊姊來找你的，好嗎？再見——。」

男孩欣然接受簽名的小說，將它小心翼翼放入書包內，懷著感激的心情，向莊卜揮手道別。

一個星期下來，攤位上依然堆著山高般地書，莊卜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便跑去找此次圖書大展的負責人。

「嗯——，你不是『共創』出版社的李老闆？」

「你是……」

「我是前兩三個月前去找你的莊卜。」

「哦——，我想起來了，怪不得那麼眼熟，你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在這裡擺攤子賣自己的書，已經一星期了，生意太差了，我不想再租了。」

「不行，你要履行租約！」李老闖挺著大肚子，揚起下巴說。

「這幾天下來，只賣了幾本，我付不起每天的租金，所以——」莊卜囁嚅說著。

「嗯！當初你和我們業務部的人員不是講好的，白紙黑字簽合同，你想違約？」李老闖搓揉鼻子，一副不屑的表情。

「我也不想違約，這實在是不得已的呀！」

「我們商場上，一向是在商言商，信守承諾，你這樣子我們很為難。」

「信守承諾？當初是你們的業務員說，這次的展覽保證吸引人潮，如果真的賣不好，還可以幫忙代為發行，結果，你們全都騙人，也不刊登報紙，也不發佈新聞稿，只是在門口擺幾面旗子做個幌子……」莊卜愈說愈激動，脖子上的青筋都快暴跳出來。

「好了，不要說了，劉小姐過來，拿台電算機來，算算看總共多少錢。」

李老闖聽了，十分不耐煩，揮手叫劉小姐過來。

「莊先生，七天下來，總共七千七百元。」劉小姐遞上帳單說。

「什麼？那麼貴，有沒有算錯，不是說一天租金一千元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，莊先生，這多出的七百元，是加上一成清潔、管理費。」劉小姐挽著笑臉，耐心解釋著。

「好吧！七千七，就七千七，簡直坑人。」莊卜不悅地從口袋皮夾子取出大鈔，點數給劉小姐說著。

付完帳，他回到攤位，赫然發現有一位清新脫俗的小姐，正在翻閱他的書，原本燃燒在心頭上的怒火，稍為和緩多了。

「請問你是莊卜先生嗎？」

「你是……」

「我是姜智彬的姊姊，名叫姜信子。」

「姜智彬、姜智彬，對，是不是上次有位高中生來這裡買書那位？你是他的姊姊？」莊卜反覆唸著姜智彬的名字，突然，想起這個人起來。

「對！對！他是我弟弟，你那天有送他一本小說，回去後就一直捧著您的作品拜讀，居然連飯也不吃，我好奇問他在看什麼，他說在讀一位很有才氣的作家作品，我說讓我看，他說不要，我就趁他去上學時偷偷翻閱，嘻！嘻！結果愈看愈入迷，竟忘了做飯。」姜信子邊說，掩不住笑了起來。

「感謝你看了我的書，寫得不好的地方，請多多指教。」

「我今天來的目的，只是很好奇，您書中的人物、情節是否真實，還有我平常對文學作品也滿有興趣的，這裡有我的幾篇作品，可否麻煩大作家您幫我潤筆。」信子邊說邊不好意思地彎腰，兩手放在裙子前，露出謙卑、可愛模樣。

「這個嘛！我想還是由讀者自己去體會來得恰當，另外，要潤筆實在不敢當，不過，承蒙看得起，好！這個忙沒問題，我會幫的。」莊卜曖昧地一笑，摸摸頭髮，停頓了一下，又說：「很抱歉，今天下午我就要結束營業，這裡還有另外一本不同的小說，送給你當紀念，請珍藏。」莊卜從書堆上取出一本小說遞給信子。

「莊先生，那多不好意思，我向您買好了。」

「不用了，就算結緣吧！」

「結緣？哦！那能不能請您留下通訊地址、電話，如果我在閱讀、寫作上有任何問題，可否麻煩您給我說明。」

「沒問題，我的地址是……」

在莊卜打開書前頁，簽上自己的名字、地址、電話，寫完，圖書交給信子，信子接過手，從袋子裡抽出稿紙和家裡的地址電話，亮給莊卜看後，便說：

「這是我的作品，請多指教，另外這是我的連絡地址，如果批改完後，請電洽。」

信子懷著感激的謝意，向他道別，走的時候，不時回頭向莊卜嫣然一笑，這一笑宛若舞在樹

梢上的桃花笑靨，如古代「人面桃紅」的典故再現。

莊卜開始收拾書攤上的書，將它們一一裝入紙箱，再吃力地抬到賣場外，然後推出摩托車，用繩子固定在車後架上，一路上小心翼翼載著。回到租處，打開門，家裡也是堆滿著書，猶如一座小山丘，心想，如果不把它們銷售出去變換資金的話，那豈不是要坐吃山空，喝西北風啦，更何況怎能辜負大哥對我的期望，畢竟生活的壓力，就像齒輪不斷地軋合著，絕不容有絲毫的脫序，若沒有生活費，要如何過日子，一想到剛剛又付了七千多塊，真是心疼不已，算了，還是不要想那麼多自尋煩惱，想辦法變賣就是了。所謂窮則變，變則通，天無絕人之路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還是找一家規模大的書局代銷算了，省得麻煩。

翌日，他先到大書局去洽談，看看能不能代為行銷。

「莊先生，很抱歉，你的書要發行，必須經過台北總公司的同意，才能開立發票，我們這裡是分公司，是無法做主的。」一位店長說著。

好吧！既然不可以，那就換別家吧！莊卜不死心，又跑到一家出版社毛遂自薦，看是否有一線希望。

「對不起，莊先生，這不是我們公司出版的書，也不屬於合約的代理商，我想下次您出版新的作品時，可以找我們公司的業務部洽談。」一位大出版社的經理委婉回拒。

莊卜走出門外，知道找出版社代為發行已經是不可能的事，算了，乾脆自立門戶、自立自

強，自己發行好了，孫子兵法說置之死地而後生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不正是這個道理。回到租處，把好幾百本的書，一一用紙箱盒打包，分別用簽字筆大字書寫收件人「莊卜」的字跡，以及查閱記事本上各地友人的地址，以免遺失後作為憑據，裝好後，再一箱箱以機車載到火車站，準備分寄到各大城市。

兩天後，莊卜背上行囊，裡面裝上幾件換洗衣褲和雨衣，在機車後面固定一個大木箱，裡面也是裝滿了書，這些書打算在沿途上，若碰到書店，便可以央求寄賣。第一站，他先騎到台南火車站，將貨領出來，找台南市的幾家願意代賣的書局洽談利潤的發配，談妥後，再依計劃到新營、嘉義、雲林、彰化、台中……台北的書店如法炮製。他風塵僕僕騎車模樣，彷彿是沿途托鉢的苦行僧，以最克難的方式解決三餐、住宿問題，往往摩托車一靠，便在路邊攤解決五臟廟的民生大事，爲了省下住宿費，厚著臉皮到友人家睡客廳打地舖，只是走的時候，贈送兩本「拙作」給友人，這一切總爲「創業維艱」這四個字嘛。

一路上他騎著鐵馬任憑風吹拂在臉上，一遍遍將汗漬吹乾，或將髮梢凌亂，但腦海卻不斷閃著「萬事起頭難」、「行百里半九十」、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」的座右銘。

「當他經過由芒果樹拱抱成的綠色隧道，聽到樹葉隨風婆娑起舞的沙沙作響聲音，以及綠葉閃閃發亮的臉龐，充滿盎然的生機，不禁大叫：「福爾摩沙、福爾摩沙」的感動。他騎著騎著，前方出現一座巨大的建商廣告，廣告上面有一個木製的風車，風車隨著風速轉動著，藉以引起路

人的注意，他剛好往那方向直奔，看到這一幕，不禁令他想起當年唐吉訶德執著矛劍和盾牌，要向風車這怪物挑戰的那股傻勁，而現在自己愚蠢的行爲，何嘗不也是這般可愛的寫照呢？尤其在今天講究精緻包裝的商業時代，只要大出版社肯花錢大肆作廣告力捧某作家，相信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，可以榮登金石堂文化廣場的排行榜。不！我不要依靠它們，我要推銷自己，但沒有知名度，這是何其難矣，莊卜喃喃自語說著：

「自己寫的書，自己賣，哈！哈……」

他一想到這裡，內心一股酸澀立刻湧入喉間，不由得用力扭轉引擎加速前進。風挾帶著細砂撲啦啦打在被炎炎日頭烤焦的紅色肌膚上，帶點刺痛，也不管這日頭的煎熬。瞬間，他大叫一聲，然後又發出歇斯底里的低鳴。

「來吧！再大的風也拂逆不住我的前進，儘管來吧！風啊！你澆不熄我對文學的赤忱與狂熱！」

這時，莊卜的眼眶裡，不知是吹來的風砂作祟，濕熱的淚水，一直在眼眶裏打轉著，他卻引吭著自己所編的歌曲，唱著：

「風起的戀歌，常分享我的快樂與悲傷，沒有人的荒城，總有一個人人在獨唱，在那秋風落葉的月牙彎夜裡，月光灑照大青石上，苔綠成新痕，我走在清脆黑亮的石板上，聽到孤獨的腳步卡卡到來，在這無人的荒城之夜。」

唱完這首歌後，驀然間，滿腦子內竟出現信子的笑容，她那漂亮的山型上唇，有著嫣紅的口红，頸子細緻而美麗，俏麗短髮加上爽朗的個性，實在令人著迷。「信子的確是一位好女孩。」他是如此說著。

經過將近兩個星期的全省佈置與洽談，與各大小書店取得抽成的利潤分配後，滿懷信心地騎著車子回到高雄，終於將房子內大部分庫存的書，銷售一大半，也減輕內心的壓力。在以後等待各書店盤點結算的同時，有些書店一年內也賣不出半本，有些書店賣得不錯，也要求郵寄補貨，但有些書店的本票要開到明年才兌現，只好苦苦等候，平日閒賦家裡，繼續創作，三年內一口氣又完成六本著作，於是再自費出版，晚上則擺攤子，賣這八本不同風格的集子，另外，他也批發和自己風格相近的作者書籍，維持營生。另一方面有空的時候，順便改改信子每次寄來的文章，用紅筆加上眉批，以作為改進之道，有時在電話難免說不清楚，便約信子到咖啡廳「個別指導」，起初只是淡淡的師生之誼，久而久之，信子的文章進步不少，內心充滿感激，加上個人個性，志趣又很接近，交往日漸頻繁，不自覺雙雙墜入情網，三年後，兩人終於走向紅毯一端。

「信子，妳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……。」莊卜喃喃自語著。

「砰！砰！開門啊！」

門外傳來女人的叫門聲，將他的思緒拉了回來。他起身應門，打開門一看，原來是信子，不禁高興地說：

「信子，妳回來了，添俊呢？」

「莊卜，對不起，剛才實在是添俊發高燒，讓我六神無主，口出狂言，求你原諒我，添俊已打完退燒針，現在在醫院由媽媽在照護，醫生說已沒事了，叫我們放心，我回來拿東西，待會兒再去醫院，我……我……」，信子露出尷尬愧咎的表情，呆愣在門口。

「別說了，外面冷，快進來。」

莊卜拉起信子進來，雙手緊緊抱住信子，那種感覺充滿實在、摯情而溫馨。只見信子流著激動的眼淚，莊卜拿出手帕幫她揩擦，安慰她說：

「走，我陪你一塊去，看看我們的小寶貝添俊。」

兩人收拾簡單的東西後，鎖上門撐起一把傘，一同朝公車站牌方向走去，此時，綿綿不斷地細雨正打在兩人相互扶持的背影和傘上！

評析

沈謙

〈賣書〉敘述文人的辛酸，寫作得不到獎，賣書賺不到錢，孩子生病無力即時送醫，也不肯低頭向朋友借貸。貧困潦倒的結果，連原本因文采而結合的信子也氣憤得要燒剪貼簿。故事情節相當感人，不過小說的末尾轉折太突兀，有點不合情理。